

题记：
古老的种子，它生命的胚芽蕴藏于内部，只是需要在新时代的土壤里播种。

——泰戈尔

■单士兵

在某个历史节点，人类会将文明的种子，撒播在某个地方。此后，经历岁月风沙的长久掩埋，又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冒出来，绽放出时代之光。

怀化就是一个与种子有缘的地方。有很多美好的文明种子，在这里不断苏醒生长，让怀化成为众所周知的“福地”。

这里群山环抱，五溪汇流，有自然之福；这里是贤人辈出，文脉深远，有人文之福；这里是中国军队大胜日军、抗战受降之处，有和平之福；这里是贸易重镇，商道通江达海，有商业之福；这里早在石器时代就产有稻谷，又是当代“水稻之父”袁隆平科研之地，有民生之福……

一切福缘皆有因果。怀化，怀柔感化，福泽后人，自然有其深刻的来处。

山水之利，人文之胜，商道之远，民生之重，这一切，在这里聚合蕴蓄，延续生长，让那些文明的种子，拥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为了探寻这些文明种子的沉淀、萌发、生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夏天，我来到怀化，经历了四天的行走觅踪。

“入溲浦余僵何兮，迷不知吾所如”

河流是大地的经脉，大河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每一条河流都与沿岸生活的人们关系绵长深远。

沅江，又称沅水，属于长江流域洞庭湖支流，是湖南省的第二大河流，流域跨贵州、湖南、重庆、湖北四省市。沅水流域内青山绵延，少数民族分布较广大，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屈原、李白、王昌龄、王阳明等历代文人曾于此行吟歌赋。这条江，也被学界称为“文化沉积带”。

溇水，是沅水的支流，溇浦是怀化市下辖之地。2000多年前，屈原经过沅水，一路跋涉，溯流而上，直奔溇浦。

一路走来一路歌。在这里，屈原留下了最沉重的身影，最深刻的记忆。

那是屈原的第二次流放，那一次，他种下了一粒高贵的精神种子。

那时，屈原曾经错托的昏君，也就是那个不仅废弃屈原的外交政策，还将之流放到楚北之地的楚怀王，已经为他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被劫持至咸阳，客死于秦地。

然而，楚怀王的殒命，并没有唤醒继任者顷襄王的理性。楚国昏君佞臣沆一气，对内制造各种腐败，对外选择妥协投降。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是有罪的。屈原，就成为这群昏庸之辈进一步谗毁的对象，遭受了第二次流放的悲怆命运。

这一次方向相反，是楚南的蛮荒之野。那是一条艰难险绝的行旅，也是一条内心孤愤的苦旅。

通过屈原的诗歌《涉江》，我们可以大略标注出这条历史上极有标识意义的流放路线：过长江，经洞庭，上沅水，发枉渚，宿辰阳，入溇浦。

那一天，我面对这段从历史深处流淌而



安江农校千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基地。

杨锡建 摄

来的江水，对着手上的地图，抚摸着屈原流放的行旅，想象着屈原经历颠沛流离的日子，眼前不停播放着历史的切片。

屈原站在船头，周遭的风景是萧瑟的，有怪石嶙峋，有猿猴哀鸣，有悲怆号子，有江水呜咽。看着远山更远，江水更深，屈原终于老泪纵横了。

内心当然是委屈的。遇人不淑，怀才不遇，又怎么能不委屈呢？但，比个人委屈更痛苦的，是对楚国的国运忧思。

一个智者，当然知道，那已是帝国的黄昏，所有的希望，都像江上的那轮残阳，很快就要沉沦下去了。

历史记不得一个人的委屈，只记得他对未来的贡献。屈原未能实现政治抱负，让良臣身份没有成为他最重要的身份标识。但，或许又正是那一次次的流放，让屈原从一位政治家真正转身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在流放溇浦一带的日子里，屈原写下了《涉江》《山鬼》《橘颂》《天问》等太多亘古名篇。要感谢这里的大江大河大山大地，是它们敞开了博大的胸怀，拥抱了这位文化巨人，慰藉了这位失意孤客，滋养了这位流离移民。在这里，屈原绘出了“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的极致美景，也表达了“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的坚强心境。那时的屈原，和仆人一起，向当地农户学习种植技艺，自给自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不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的坚守不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仰追求，都可以与这片山水相和了。

溇浦，是屈原整个漂泊生命中一个最重要驿站。这里，让他的太多精神思想得以固化、顿悟、蕴蓄。

《涉江》，是屈原的千古绝唱。如今人们最熟悉的那句“入溲浦余僵何兮，迷不知吾所如”，写的正是屈原精神临界点。一头是国运民生的无奈，一头是自我觉醒的挣扎，而这一切，也被这里的青山绿水融化，滋养成最高洁的价值精神了。

从徘徊到笃定，从不知到所知，在溇浦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大地，屈原，其实是迎来了人生一次重要的治愈，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他把自己创造的躯体发挥到了极致，从而接住了深刻的思想。

屈原留在这里的精神种子，如今，在整个世界大地上都开出了鲜花。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稻米是人类活着的重要支撑，也是人类通往美好生活的重要依托。

在《招魂》中，屈原就写到当时已有“稻粱穰麦，粳黄粱些”。那么，是谁为2000多年前的楚国留下了这些犒养生民的稻粒呢？

科学与研究，让答案在这个时代已经豁然开朗。

原来，正是怀化这片土地储藏，这里山水的浸润，让7000多年前的种子生命，在历史的时间线上完成了重要的接续。

沅江之北，是高庙文化遗址。那一天，我在那里长久流连，感觉风都是从历史深处吹来的，空气中飘浮的庄稼气息都是历经岁月过滤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就是因为历史的某个时刻，一方水土先养活了一粒种子。

在高庙遗址考古发掘出的稻粒，时间被核定为7400年之前，这是祖先们留给后世最好的馈赠。眼前这粒穿越历史风雨的种子，显得极其微小幽暗，但并不影响由此想象，还会有多少种子已经在岁月的风中碳化无形。这也并不影响我们今天依此推断，在那个悠远的年代，这里可能已经出现风吹稻浪的风景，传唱起标注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先声。

一粒种子，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块基石。

高庙遗址发现的稻粒，当然不能被定义为世界最早的，但，它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一样，都是7000多年前先民生产生活依存的物证。结合高庙遗址发掘的石器、

陶罐等历史文物，我的眼前不禁浮现着一幅先民生活的人间烟火图。将这样的生活图景与河姆渡遗址文明结合起来，再联想到三星堆文明，不禁让人感叹，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到中国的中南部，再到中国西部，文明在那个历史年代，竟然完成了如此无比宽广的铺展。

火种点亮的地方越多，天空就会越发灿烂；种子萌发生长的地方越多，大地就一定充满生机活力。种子能够产生价值，最重要的不只是呵护传承，更重要的是迭代生长。

如同历史记住播下精神种子的屈原一样，这个时代更加懂得致敬那些发现培育提质种子的人。

时光回到1953年8月，年轻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离开如今我生活的重庆，在蝉鸣声中迈进了安江农校，开始了37年培育杂交水稻的逐梦人生。

安江农校，在地理位置上，与高庙文化遗址隔江相望。

历史有时充满玄机，很多事，似乎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一天，我不禁在想，那些在高庙遗址生活过的先民，那个在沅水上忧怀民生的屈原，也许真是在与躬耕于稻田的袁隆平进行灵魂对望吧。

天之所以降大任于一人，似乎总有一些更值得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

1961年7月的那一天，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袁隆平终于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形态特优的水稻。水稻亩产在那一刻，终于开启了刷新历史的加速度，亩产千斤梦想从此拉开了大幕。

那一天，我对着安江农校的那片稻田，忍不住在想，到底是袁隆平发现了“鹤立鸡群”株，还是“鹤立鸡群”株已经在那里等候千年，来投入到种子最梦想的智者怀抱？

答案或许用屈原的篇名来回答更合适——天问。

不论如何，数据不会骗人，有时，甚至比所有的叙事和抒情更有力量。关于水稻的亩产，专家测算出河姆渡时期水稻亩产是84公斤，想必同期的高庙遗址的水稻亩产也是相差无几。7000多年过去了，早在2021年，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达1603.9公斤。

也就是说，从7000多年前到上世纪50年代，水稻亩产也只是提升到300多公斤，差不多增长4倍。而袁隆平团队的研发成果，直接让这些数据呈几何级增长，较之高庙时期增长近20倍。

我之所以要用心测算这样的数据，是因为数字不是冰冷冷的，背后是一个个人，是一场场生活。

人是要靠吃米活着的，生活的幸福，有时就体现在“稻花香里说丰年”。袁隆平实现了“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伟大功业，这背后关联着整个世界无数的幸福数据。

从“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的忧思，到“把饭碗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的梦想，再到将自己一个人的“禾下乘凉”梦变成了“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幸福梦”，袁隆平一生的筚路蓝缕和星耀人间，让我们最应铭记的，就是他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尾声

沅水汤汤，精神福地；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从7000多年前的一粒稻草，到2000多年前的屈原涉江，再到当代中国袁隆平的追梦种稻，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人和种子，从来都是相生相恋的。

那一天，站在雪峰山下，沅江之滨，一侧是高庙遗址博物馆，一侧是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安江农校，眼前，是屈原溯流而上的滔滔沅水，我突然想明白了，大地上最珍贵的种子，都是因为精神的滋养和民生的情怀，才会永远不灭，永葆生命。

在福地怀化，我懂了，福，就是两粒最珍贵的种子：一粒是精神，一粒是民生。

一条大河波浪宽

■文猛

看着一座城市在一方渔村长出来，我们都赶上啦！

渔村叫陈家坝，身边是奔流的长江，对面是古老的江城万县市。渔村有两座古老的砖石塔——翠屏双塔。翠屏山顶叫文峰塔，翠屏山脚叫洄澜塔。我读师范时的同学何大江家就在洄澜塔下，他家祖祖辈辈是渔民。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1983年9月我们相会于水杉林中的万县师范学校，何大江就一直在唱这首歌。

何大江说，这首歌是唱给所有江河的。渔村陈家坝就在何大江的讲述中徐徐展现在我们脑海中。

1986年春天，我们相约去陈家坝。那个年代的万县江上没有大桥，我们在钟鼓楼等待轮渡船。彼时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遥望对面的陈家坝，白茫茫的一片，像是下了一场春雪。

走下轮渡船，何大江带着我们找他家的渔船。何大江说岸上站着买鱼的人最多的地方，江上就停泊着他家的渔船。

中午自然在船上吃鱼，喝着高粱酒，吹着江风，江鸥翻飞，汽笛声声。

遥望对岸的江城，西山钟楼高高矗立在长江高处。看见西山钟楼，大家都知道万县到啦。

夜幕降临，梨园中、红橘园中、菜园中的城里人陆续坐着轮渡回到江城。

我们来到洄澜塔下何大江的家，何大江的爷爷在修补渔网。爷爷告诉我们，陈家坝一路顺江而下，就有晒网坝、大河坝、塘角三个渔村，早些年一条渔船就是全部家当，后来江北城市变大了，很多渔民上岸开始为城里人种菜种粮，才陆续在岸上修了房子。

仰望洄澜塔，遥望江城，街灯次第亮起，城在江中，江映江城。“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感觉诗人郭沫若的诗句就是写的这方江城。

何大江的父亲打鱼回来了，他和爷爷喝了几碗高粱酒，开始唱起川江号子。何大江说酒是渔民的命，没有酒就没有了魂。

“大河塘角打鱼虾，晚上夜泊晒网坝。一背太阳一背雨，风里浪里就是家……”

二

1986年8月，我们这群“中师生”如一粒粒种子撒向远远近近的山村。何大江并没有被分配到陈家坝，去了七曜山下一个山村小学。我分回了我的家乡一所新办的初中学校。我们远离了这方城、这条江、这方美丽的渔村。

江城在长大，渔村在改版。

重庆直辖后，这座叫“万县市”的城市改名叫“万州区”。高峡平湖，江城的一马路、二马路、环城路、胜利路沉入了茫茫的平湖。水涨城高的城市扩展到了周家坝、龙都、双河口。长江大桥修通，城市又扩展到了五桥、百安坝。

站在高笋塘广场遥望对面的江南陈家坝，往来穿梭上千年的轮渡成为了历史，踏长江二桥过陈家坝，就像从城市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一样便捷。

人可以踏桥过江，城市自然可以踏桥过江，曾经生长庄稼、生长蔬菜、生长渔歌的30里渔村，生长为一座30里陈家坝新城。

那时我在高笋塘工作，遥望陈家坝，总感觉天地之间有一支马良手中的神笔，那些高楼大厦像是画出来的又像是春天的禾苗长出来的，我从没有见过一座长势如此茁壮的城市！

从沱口湾到樱花渡，一路绿荫苍翠，古韵流香，淹没在江波之下的万州古城墙，岑公洞飞瀑，万州到利川、云阳的古道原样复制，迁移到这方陈家坝人称为南滨路上段的地方。

长江三桥南桥头是樱花渡生态智慧体育公园，4000多棵60多个品种的樱花，层次分明地再现出昔日的渡口景观，成为远远近近的人到万州看湖听水打卡的地方。

从樱花渡到白鹤湾，是陈家坝最繁华的地段，以平湖为背景，以江空翻飞的天鹅、白鹤、白鹳、野鸭为背景，成为万州新的城市封面。在这个封面上，每年都要举办环湖马拉松比赛、横渡长江比赛，每年都要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三峡旅游节、三峡烤鱼节。

三步两步是公园，三步两步是鲜花，三步两步是美食，在陈家坝，你无法克制见异思迁——路的前方，总有更美的公园，总有更艳的鲜花，总有更奇的美食。流连忘返是陈家坝永远的心态。

三

我同学何大江洄澜塔下的老家只给他留下一张照片，那里建起了几十幢高楼，电报路小学江南校区建在楼盘之中，学校的校门正是他家当年老屋的地方。

学校很想把何大江调回学校任教，何大江说他走了，七曜山下那些山里孩子怎么办，说再过几年退休后回学校给孩子们讲昨天的渔村，讲大山的故事。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后，何大江的父亲和村里的渔民把自家的渔船改为清漂船，加入到三峡清漂船的队伍，过去他们在水下打鱼，今天他们在水上清漂。渔村改版，他们改行，大家都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在陈家坝最高一处的小区买了一套房子，走上屋后的翠屏山公园可以看到江对面的江城和大部分的陈家坝新城。

江南江北长大的城市环抱着一汪平湖，平湖成为万州人最大的客厅。长江上的五座大桥好像也是长出来的，江上的轮渡早已停运，长江上除了豪华的三峡游轮，没有了曾经繁忙的客船。

江上船很多，除了清漂船，最多的就是“滚装船”和万吨巨轮，长江上永远那么忙。

假期来临，老同学何大江回到陈家坝，我们在滨江路上漫步。我笑着说，我现在也是陈家坝人啦，我们是一个村的人。

何大江没有回答我。滨江路上有一支合唱队正在唱《我的祖国》，何大江走进队伍——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歌声响起，漫步的人纷纷围过来，加入到合唱中——我们都在岸上住。